

白氏長慶集

卷之三十九

銘贊箴謠偈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

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

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

賤安足云聾毀勿戚聞譽勿欣上自願

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

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  
岐居與正為鄰其中取捨此外無疎親  
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  
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  
亦如比行之貴日新不敢窺他人聊自書  
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騶虞畫贊并序

騶虞畫贊并序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  
暨形狀質文孫氏圖具載其事  
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  
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  
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贊之詞云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  
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  
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  
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  
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  
吁嗟乎騶虞

貌屏贊并序

貌屏贊并序  
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  
方山谷中寢其皮碎温圖其形  
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

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  
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

貌哉奇獸

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昔在上古

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

劍戟省用

銅鐵羨溢莫當是時飽食終日

三代以降

王法不一鏢鐵為兵範荆為佛

佛像日益

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隳

銖銅寸鐵

罔有子遺悲哉彼貌無乃餒而

嗚呼匪貌

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并序

畫鵬贊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  
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  
所長七慶元年以畫鵬貺予

愛之因題贊云  
鷲禽之英黑鵬丁七鈎綴八爪劍插六翎



想入心匠寫從筆情不卯不雛一日而成  
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  
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  
韓幹之馬籍上知名薛稷之鶴翻上有警  
研工覈能較真闢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七惕七咸勤于政  
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進  
鳥獸虫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  
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  
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  
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  
高祖方獵蘇張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  
上心忽悟為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  
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  
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

噫遂獸於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檝可  
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冠戎  
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  
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  
甘心

三謠并序

子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  
木几一素屏風二時携杖藤而  
行隱几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  
暇筆硯在前偶為三謠各道其  
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上上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  
下擁腫而上麟菌楠不楠兮輪不輪天子  
建明堂兮既非梁棟諸侯斲大略兮材又  
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也爾為几承吾  
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尔材不枉尔理尔

快也為几之外無所用尔也既不材吾亦  
不材胡為乎人間徘徊蟠木也吾與汝  
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也胡為乎不文不飾不冊不青當  
世豈無李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跡邊鸞  
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  
於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於香鑪峯下  
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  
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以養浩然氣亦  
欲與尔表裏相輝光尔不見當今甲第與  
王宮織成步障錦屏風綴珠陷鈿帖雲母  
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  
寢卧乎其中素屏也物各有所宜用各  
有也施尔今木為骨兮紙為面捨吾草堂  
欲何之

朱藤也朱藤謠  
朱藤也温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尔

以爲杖大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  
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送我于滌水登  
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兮水馬踟躕開中  
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  
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魑魅吾  
獨一身賴尔為二或水或陸自南徂北泥  
黏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尔為三紫  
霄峯頭黃石岩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  
與尔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踏遍匡廬  
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隸子弟良友朋  
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既若是通復  
何如吾不以常杖待尔也勿以常人望吾  
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  
棄尔於斯須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  
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回况乎寵辱  
豐頽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來去不  
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  
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王之  
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  
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  
心放志洩七融七胡為乎分愛惡於生死  
繫憂喜於窮通屈強其骨髓齟齬其心胷  
合冰炭以交戰祗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  
云何不為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  
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  
為彼何非為此何是誰真此心夢蝶之子  
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  
俾吾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

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  
達人靜則胸然與陰合跡動則浩然與陽  
同波委順而已孰知其時耶命耶吾其  
無柰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柰吾何夫兩  
無柰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太和故吾所  
以飲太和扣至順而為無可奈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匕終身行焉  
物有萬類錮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  
萬類逝來鎖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  
萬感逝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為灰  
樂天樂天可不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  
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  
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持汝不  
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  
日來日皆瞥然胡為自苦於其間樂天樂

爾雪堂

蘇軾詩集卷三十一



天可不哀而後汝宜飢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違取其違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入漸偈上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上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于茲三四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

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於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途何而有從何而喪  
登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  
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  
定偈  
定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上猶有繫濟之以慧上則無滯  
如珠在盤上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上而後明照彼萬物上無豚形



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上則不昧明至乃通上則無碍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上相非有隨求而見

捨偈

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

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綉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

奉爲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

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

福誓報慈恩贊曰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綉始一縷萬縷相續

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

辨罔極恩薦無量福

綉觀音菩薩像贊并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曰府君諱行簡妻

京兆杜氏奉爲府君祥齋敬綉救苦觀音

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綉針

縷絲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

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

贊曰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

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觀其相萬緣皆空

弟子居易誓心歸依生上劫上長爲我師

三氏長慶集卷之三十九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四  
哀祭文凡十四首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

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

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

鄭通誠先後之三年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

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

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負外以危

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負外國之良  
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  
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叅劇務  
如刀劍發劊割而無滯如鍾磬在懸動而  
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  
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  
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鉉奕葉之慶



而不免及身之禍天平報施之朕何其味  
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  
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上而茫上中有禍身  
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  
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  
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生此  
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生此豺狼我  
欲階冥上問蒼上蒼上之不可問兮俾我  
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  
而命靡常

城北門文為濠州刺史作

其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  
門某聞北鄙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  
乎祭之今年春天作雷雨將害於農鑿於  
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

告于戒之北明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  
休命毀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  
阻飢敢以正辭告神上若之何不尚克陰  
至誠感神上若之何不尚克陰沴不作  
時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鄙之  
神門之靈於戲北鄙北門之神明聽斯言  
罔俾雨水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日從祖弟居易等謹  
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  
不及情上所鍾者唯居易與兄豈不以親  
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  
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春  
居易弟遊兄亦東適黥歎之間欣然一覲  
相顧笑語相勉勉役行中路遽別情甚感  
孰知此別為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上無



藥石歸全于家上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  
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  
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  
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羶  
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  
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  
既卜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畫為墓田  
惟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爾其別終天  
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  
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榮也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  
日巳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  
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  
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惠保身

靜脩言容動中規度泊承訓師氏作嬪良  
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  
玷發為淑問著為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  
式福仁何味積慶無徵宜享求年遽歸長  
夜浮生若此求痛如何嗚呼生必有涯人  
誰不歿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情  
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竟未  
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敬  
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  
况一嬰沉痾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娣姒視  
疾歸襪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遠  
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周挑李之使哀  
情倍鍾血屬洛川迢迢秦野蒼茫日慘不  
光雲愁無色娣姒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  
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  
私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  
悲



誠尚享

祭小第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某月日仲兄居易  
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二弟金剛  
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  
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黃墟白日相  
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刺  
灼心肝况爾之生也也不天苗而不秀九  
歲夭焉昔權殯爾離南古原今改葬爾渭  
北新阡附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冀  
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末安嗚呼自爾捨  
我歸於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  
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灰  
心后面泣血連七松檟之下其生尚殘昔  
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  
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

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冤仰天二  
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爾骨在棺吾  
親奠酌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  
吾此言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弟居易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  
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非  
天天人上中絕命則冉求斯疾顏回不幸  
何繆舛之若斯諒聖真之同病惟兄之生  
生而不一辰孩夫其怙幻喪所親旁無弟兄  
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子  
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  
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  
信宿之別曷常不測然而悲辛矧終天之  
未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沉



痛之難伸追思平早歲離阻各悲零俾中  
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參選於東都俱署吏  
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  
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傲怡七弟兄雖  
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特之榮及  
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  
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術從容何朝不遜  
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於心孝悌積于  
躬謂至行之有荅必景福以來從鳴呼位  
始及一命祿未及數鍾年及不得四十而  
歿於道途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  
無窮况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  
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七孤旌未  
辨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  
路悲涼秋風蕭瑟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  
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

三奠而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  
惟尚享

祭浮梁大兄文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居

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  
于座前伏惟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  
脩身施於為政行成家內信及朋僚廉幹  
露於官方温重形於酒德異資福履保受  
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  
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  
交遊行路尚為興嘆骨肉親愛豈可勝哀  
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窳交  
有期下邳南原求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  
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  
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  
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



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然一身漂弃在外  
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  
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之年手足  
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  
今日宅相痴小居易無男撫視之聞過於  
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申伏冀慈靈俯鑒  
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惟  
尚享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  
十一日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  
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靈恭惟神  
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  
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  
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  
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

用酒醑告虔於神七其聽之歆此薄奠非  
敢徼福所期薦誠尚享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  
乙酉將仕郎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  
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  
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左宦得造  
茲山又聞求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  
古之遺臣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  
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  
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  
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  
自遂余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葺構既成遊  
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  
敢讓福且使疫癘不作魍魅不逢猛獸毒  
去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進之光



明齊心露誠庶幾有荅尚享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庚申朔十日  
巳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  
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  
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  
羶温七郁七凡嚮善者如蠲慕肉特重爵  
位公負楨榦春秋于官是攝是贊尚書六  
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  
言內庭密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  
盛公既陳許兩掖中臺差肩接武青幢赤  
芾叔出李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七振  
振和鳴嗣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  
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皓五十加

亦不為天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忽  
不失和平啓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  
公有七福九人得一死猶瞑日矧公兼之  
豈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快七惻七  
其在他入為門戶惜主為骨肉惜親為吾  
儕惜良友為朝廷惜賢臣况積也不才居  
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貞元歲俱  
初筮仕並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  
我頑鄙度長挈能信非倫擬一言晤合不  
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請問登近迹  
羅讒毀江豐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一  
伏一倚浩七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  
瀾四起公僅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不因紛阻孰辨君子以膠投漆如  
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去年次  
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松



茂栢堅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瘴癘次  
叙艱難三心六眼同一潛然墮與居易施  
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處私室多故公  
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急  
務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春  
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酒吃言約則  
然心斯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弃我何  
處捨我何之豈反真歸冥漠然而無所爲  
邪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恍如聞丐倏  
如覩未甘心於求辭彼有靈兮此有夢年  
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回日月忽  
乎有時指岐山以歸附備大葬之威儀禮  
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畿旌竿舉兮  
輻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  
鑿于茲爵盈不飲豈乾不食如之何勿思  
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

而已而哀哉尚享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  
日己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  
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  
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  
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  
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建今秋虎暴  
者非一神其知之乎死者非一神其念之  
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化不能  
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血  
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  
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  
焉若一夕之後神其有知即能揮靈申威  
伏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也若人  
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嗚



呼正直聰明蓋鑿於此尚饗

祈臯亭神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越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者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期而未霑足是用撰日祗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祗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鑑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脩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鍾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惟人之光若寂寥自居勝享無應長吏虔誠而不吝下民顙望而

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侯命尚享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僚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意改命於黑龍上無水欲何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上無水欲何依神無靈將恐竭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霽霽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也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



壬子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  
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酌少牢之  
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滄上大江南國之紀  
安波則為利淦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  
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  
如有憑焉侵淫郊鄽壞敗廬舍人墜墊溺  
顛天無辜居易祇奉靈書興利除害守土  
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  
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騫崩人無  
蕩析敢以醴幣羊豕沉奠於江惟神裁之  
無忝祀典尚亨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一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一  
碑碣凡六首

唐有善人曰李公上名建字杓直隴西人

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陽

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史明高祖也太

子中先進德曾祖也綿州昌明令珍王大

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

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

遜兄也清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  
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無  
疾即世于長安脩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  
五日歸祔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  
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訥朴恪慤碩  
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  
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



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  
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  
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  
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  
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錢作行狀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  
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  
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養太君  
太君老疾常曰矮子勸吾食吾輒飽勸吾  
藥吾意其疾瘳矮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荆  
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鬪稍上就公  
訣公隨而評之寢及鄉人不詣府縣皆相  
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  
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為校書時以  
文行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  
視草不詭隨退官詹府上上時以貞恬自

處不出戶輒逾月卿帥路恕高之拜請為  
副在卿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為御史時  
上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言詩以諷為吏  
部郎時調文學科暨利課高者得無停年  
又省成勞急或狀限繇是吏史輩無緣為  
姦訖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削間有  
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上上時與  
大議歲減府院錢十三萬在豐時不鞭  
不名吏居歲餘人上自化在禮部時由文  
取士不聽譽不信毀公為人質良寬大體  
與用綽然有餘裕為政廉平易簡不求赫  
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別  
稱賢薦能未常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  
諛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敬兄  
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  
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自八九



歲時始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易左氏  
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義理  
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  
比部員外郎廳記請雙日坐疏與梁肅書  
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薨之日不  
識者惜識者嘆交游出涕執友慟夫如是  
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蜀  
加於公無愧焉銘曰古者墓有表上有云  
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墓曰  
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  
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  
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  
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

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吳故其子孫稱吳郡  
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  
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  
司徒之孫儔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  
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鵬即公王父也袁州  
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  
以閭閻稱迄今為江南右族諱無擇字無  
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  
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  
能屬文從鄉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  
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  
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誥偽制補吏  
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千人舉而  
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為刺史舉課  
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婿若  
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



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  
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杲為江淮安撫  
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  
先為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  
嘉今在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  
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  
號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  
者時寧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  
奉詔條郵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  
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李知柔  
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  
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  
而遮道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  
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  
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  
十一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

八十一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  
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又五年可  
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不過陪  
臣秩僅至郡守兄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  
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璿  
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廷珪稱之公  
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  
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  
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  
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  
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  
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施之  
道信昭也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  
何哉長慶二年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  
易據冢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也碩大而長破為楠杙不作棟梁



有驥上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  
嗚呼噫嘻公亦如之特時不遇我而我不  
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  
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  
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  
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  
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闕縣中李原春別墅  
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  
五十五元和十二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  
年贈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  
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日終于其所春  
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  
夫人嗣子通議人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  
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

年某月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  
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  
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  
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此不書公年十  
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  
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大夫  
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  
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  
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  
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  
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  
巽潛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  
訖不為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  
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  
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

聞于朝野君子以為知道優詔褒美特授  
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  
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  
襁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  
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為為知政嶺  
南節度觀察使李勣偉人也既高公陸渾  
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各職禮命起  
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  
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  
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  
不後於才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  
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擗管沈嘆父之因賦  
詠懷詩云論成方辨命賦罷即歸田竟如  
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為知命公有  
三子曰平仲叔平李夫人陸氏即國子司  
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

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衣食親執詩書  
諷而導之咸為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  
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各位追  
爵命碭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  
孫成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  
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游  
而知其家事治見託撰述庶傳信焉銘曰  
倚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  
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  
廷尉評悲哉倚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  
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  
子賢者兼之可謂其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雜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  
舍名傳法堂先是大窟禪師宴居于是寺  
誦法于是堂因名曰焉有問師之名迹曰



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  
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九  
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諡  
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有問師之  
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  
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  
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那  
傳圓覺達磨七傳大弘可上傳鏡智琮  
七傳大鑿信上傳圓滿忍七傳大鑿能是  
為六祖能傳南岳讓二傳洪州道二諡曰  
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  
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  
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  
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  
若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吉途  
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

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  
秀牛頭融若會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屢  
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為童男時見  
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  
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  
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  
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闕城間歲餘而  
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  
滕家道場八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  
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  
一年作有為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為  
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  
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  
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  
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其化緣云尔有問  
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

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  
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常四  
詣師曰無上善提者被於身爲律師何故說  
法師曰無上善提者被於身爲律師何故說  
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  
江湖河漢在處立名也雖不一水性無二  
律即是法也無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  
第二問云旣無分別何以脩心師曰心本  
無損傷云何要脩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  
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  
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雖金屑珍  
寶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脩無念亦何  
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難  
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罔  
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  
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

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  
予嘗醍醐嗅薜蔔者有日矣師旣歿後予  
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而成嗚呼斯  
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  
受然燈記上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  
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  
師堂爲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  
如建冲契宗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  
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  
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十  
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  
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後來請



會育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  
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返聚落錢返寺府  
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上要有三戒定  
惠戒生定上生惠上生八萬四千法門是  
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惠因戒爲  
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成則果滿無因  
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  
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  
波羅蜜化回生不能捨律上之用可思量  
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  
律波離滅有南山六師得之南山滅有景  
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會祖君雅  
祖公悅父知恭臨州南城人童而有知故  
生十王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  
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

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中不去父母  
之邦請隸於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  
故貞元初離我上所從君洪州龍興寺說  
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  
荆門法裔暨與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  
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  
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君舟四君  
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  
雖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  
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  
等施尸羅者十有八人會救拔羣生故娑  
婆男女曰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人示  
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  
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崗  
石墳住二十七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  
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



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  
輒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上有

碑上有銘曰

佛滅度後蒼荀香衰醍醐味醜誰復是香

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

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曠依昔景雲來

道者行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

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上

有記事者以實真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碑

如來滅後七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

果律師上姓成號神溱京兆藍田人既出

家具律師於南岳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

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

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

論列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

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鳴

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

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

日構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

身于寺道北附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

臘五十一日至于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

脂不退輪以勇健力過無畏鼓故登壇進

律鬱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頒羯磨會十三

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僧

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果訖東林

一孟齊一榻居衣麻寢管如坐漆室繇是

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

之迨啓手足目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

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在  
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爐秉一燭行道禮



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  
勤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  
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四  
師頷之云報之非病焉用是為言訖跌坐  
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  
審元惚等封墳建塔思可以識之以先師  
常辱與子游託為銘謁初子與師相遇如  
他舊識一見欣合不知其然及遷化詩予  
又題一四句詩為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  
也不能改作因取為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  
戀上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一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一

墓誌銘九七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并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

京兆人也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

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來穆公

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

年四月某日詔葬於萬年縣上好里洪平

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  
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牒存焉  
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曰賢之  
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  
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上先以採繫之誠  
奉於上故能霜露之感薦於九廟次以膠  
木之德遠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



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  
故組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瓌珮有常  
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  
乎哉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  
朔蓬首致良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脩  
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始茲歿身不衰其  
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愧  
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田兮洪平原兮歲已丑兮日丁酉兮  
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著兮偕言吉峨上  
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  
於內邸大小歛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  
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京兆尹潘監視  
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

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為之銘誌故妻  
也王諱縵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  
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  
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  
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  
福延為王室輔嗚呼降年二十一而終哀  
哉皇帝厚敦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  
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憤王之葬也遣  
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備斯其謂乎銘  
曰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  
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榮陽鄭

公墓誌銘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  
為榮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  
家婚嗣咸詳于史諱故不書公諱某字某



五代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曾  
皇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  
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  
始授郾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  
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忿其犯上  
立斃六七人採訪使竒之奏署支使改浚  
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百  
府奏公為節度判官會果坐賊連累僚佐  
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安祿山  
亂傳檄郡邑上民孫安鄧犀伽毆市人  
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天奮呼率寮吏  
弟急擊之殺後伽羅盡殲其黨首是  
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  
累加朝散大夫入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尚  
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

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  
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大  
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  
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  
舊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  
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為衛尉少卿  
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為副元帥判官  
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  
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  
五日薨於揚州權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  
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帶衣食  
無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  
子孫是吾心也建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  
太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擗者彌年  
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  
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



時速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  
詩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  
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  
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達有才名官至  
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  
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  
公達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  
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  
泉朝賢表高七參等累以孝悌稱薦鄉名  
教者慕之今為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  
參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霆當  
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府  
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踰三紀家國多  
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于  
鄭州新鄭縣其原附先祕書瑩二夫人從  
焉時京兆已即世諱弟在下位獨侍御史

街血囊事孝備始終見託述撰銘于墓不  
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以懿文茂績斯之謂  
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  
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  
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民墓誌銘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  
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  
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  
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  
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  
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曠朝散大夫易州司  
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



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  
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  
次曰和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  
城尉次曰積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  
翰為監察御史次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  
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  
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為拾遺也  
夫人進封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  
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  
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義有家諫在比部  
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  
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  
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  
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  
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  
潔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

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  
寒之時而服勤親饋而無怠色其誠敬有  
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  
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  
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具明達有如此者  
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積方齟齬家  
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  
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  
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  
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積  
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  
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  
既適陸氏上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外順  
奉上下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  
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恂上教上善誘所  
至則曷能使得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



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錯迭仕祿稍甚薄  
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  
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  
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  
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始二十五年慕  
用訓誠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  
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戒諸子  
孫諸子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  
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  
童孺成人不識擯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  
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漆室  
縈之徒烈女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宗梁為  
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宗梁為  
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  
美如此婦德又如此三者其美可謂冠古

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  
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  
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  
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  
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  
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  
人美最熟積泣血痛慕哀動他人託為撰  
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  
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  
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  
和器母慈不遜之女順云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  
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誌銘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  
凡二十代而生翦七為將軍又三世而生



珣居太原故今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  
生瓊七為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而  
生曾祖諱滿官為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  
諱大進為嘉州司馬父諱昇為京兆府盛  
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  
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司伊  
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  
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  
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  
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  
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未忝中勅遷  
越府戶曹屬色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  
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  
白猶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  
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  
流庸闢菑畬凡江列邑之南政公矧其首

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謀地官  
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  
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  
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  
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  
終于三原縣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  
曰炎曰起咸以進士學及第播應制學對  
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  
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  
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  
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時論皆榮之一女適  
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輦以求貞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迂附于京兆府富平縣淳  
化鄉之其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  
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宮贊元



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可柰。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為行發為文，宣為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莅事以幹盡聞，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其大聲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為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膺耳目，任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為詩生道為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其明報施之道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庭，也與炎簡焉，及為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辱

與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媿詞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上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德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闡彰。降及於公，實生於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掾子郡，三語有彰。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揔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于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銘誌并序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穎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隍之第某女，韓城令諱



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汝穎川  
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  
庾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  
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  
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事父母故延安  
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鄜城府  
君敬之如賓自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為  
孝女洎鄜城歿夫延安撫訓幼女為節婦及  
居易行簡主夫人鞠養成人為慈祖母迨  
乎潔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力盡善琴書  
皆出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  
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  
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  
二于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邳縣義津  
鄉北原即穎川縣君新造之西從存歿之  
志居易號慕慈德敬撰銘誌泣血秉筆言之

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  
嗚呼謹揚三德銘於墓門恭惟夫人實主  
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  
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銘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  
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  
郎中王父諱鎰河南鞏縣令先府君諱季  
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夫人穎川陳  
氏封穎川縣君幼美第四子也既生而惠  
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  
琴九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  
元八年九月權窆於縣南原元和九年春  
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邳縣義津  
鄉北岡附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



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扶哀臨穴斷手足  
之痛其心如初且號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尔九歲誓不迴埋魂  
闕骨長夜墓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  
今下邳魂兮七七隨骨來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二

白民長慶集卷之四十三  
記序凡十一首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

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

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內外文

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

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父資高

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  
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毀其不能才不  
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  
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  
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



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逸惟司馬綽上  
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  
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官  
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畫有  
之矣苟有志於吏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廩  
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  
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  
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  
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  
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  
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  
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  
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  
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

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  
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上不能去因面峯  
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  
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  
陰風防徂暑也敞南薨納陽日虞寒祁也  
水斷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城塔  
用石累窓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  
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  
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  
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  
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平  
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故  
臺半平也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  
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  
澗有古松老杉木僅十人圍高不知其幾



百尺脩柯蔓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  
 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  
 翳日月之光不到地盛夏氣如八九月  
 時下鋪白石為出道堂北五步據層崖  
 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  
 蒙上朱實離上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春  
 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可以求日堂  
 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  
 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  
 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線懸自  
 簷注砌累上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  
 洒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  
 有錦綉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  
 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  
 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  
 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

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  
 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  
 昔末遠宗雷輦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  
 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  
 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  
 二日輒覆蕘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  
 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  
 江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  
 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  
 以求焉尚於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性何  
 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  
 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  
 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半  
 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  
 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  
 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



老湊幻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以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

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父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躉之哉於戲吾家世以清簡垂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無田稅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脩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達不拔者竹性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以

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  
貞上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  
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  
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  
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  
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珍瘁  
無聲無色詢於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  
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  
者斬焉篲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  
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葦茸薈  
藟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  
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  
及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  
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屋來有清聲衣上  
然欣上然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

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  
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  
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  
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  
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  
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

藝尤者其畫數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  
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  
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毆和役靈於其  
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  
觀於張七為予畫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  
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花虫咸在焉凡  
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  
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



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  
者自心中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  
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非盡也至  
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盡之流  
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  
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  
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  
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盡必為希代寶人  
必為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  
名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真元十九年清  
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七  
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  
月予從祖兄曰晔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  
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

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  
渴將就憇且求飲望其從者蕭清未至因  
下馬自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  
藏於窓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  
屋壁之後從之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  
牆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  
四幕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悖然大異  
之不敢留上馬疾馳來告予上亦異之因  
詢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  
多云王胤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  
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  
有胤者年老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  
東百餘步由牆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  
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  
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  
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



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眾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間然唯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脩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

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綸百疋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住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

三遊滬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逋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抵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父之酒



酣聞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引如臂如垂幢次  
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  
遂相與維舟岩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  
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珠璣玉驚  
動耳目自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  
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  
瓏象生其中雖有厥口不能口狀既而通  
夕不寐迨旦特憐奇惜別且嘆且言退  
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  
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  
此喻彼可為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  
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  
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迷乎請各賦古調  
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

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為三遊洞淵在峽州  
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廡間欲將來好  
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易張深  
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  
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建神照雲  
皐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  
西二林抵化城憇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  
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  
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  
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如正  
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  
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  
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



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  
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  
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  
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  
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  
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七相  
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  
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岩谷間  
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  
劉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  
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  
百餘篇而得予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  
往七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

示予七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  
攀陶謝軻一曰盡賫所著書及所為文訪  
子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  
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  
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  
曰子到長安持此扎為予調集賢庾三十  
二補闕翰林社十四拾遺金部元公具外  
監察牛二侍御秘書省蕭正字藍田揚主簿  
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  
信其言苟干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  
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  
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孔去矣去矣  
持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  
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入既仕



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  
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  
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  
曰日消月賒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  
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  
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  
由子而言予不為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實  
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  
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  
子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  
尤由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  
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竒得要

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  
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  
夜吾愛其泉淅淅風冷可以蠲煩折醒  
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岩石為屏雲從棟生  
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  
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漱  
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  
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  
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  
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  
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  
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  
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黃最  
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  
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  
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二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三  
年三月十三日記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三